

## ●生活札记●

第一次萌生去合肥的念头,是在1995年,那时我还在供销干校读书。一个周末,要好的室友受邀去合肥玩,执意拉我同行。

那时到合肥的大巴车票价25元,往返就是50元,加上其他开销,少说也要上百元,这可是我姐半个月的工资!对当时家境普通、来自农村的我们来说,是一笔不小的支出,但是想去省会见世面的渴望又如此强烈。

我在心里反复权衡,像站在天平的两端,一边是现实的压力,一边是远方的召唤。最终,年轻的冲动战胜了理智!就在收拾行囊准备出发时,窗外飘起了细雨。望着灰蒙蒙的天空,我们打了退堂鼓。

第一次合肥之行,就这样被一场雨轻轻抹去,成了青春里一个未竟的念想。

毕业后,我在老家县城工作,认识了我老公。他恰好在合肥读的大学,常对我说:“哪天带你去合肥转转,我可是个不错的向导。”我笑

## 执念

□裴永美

着应下,以为总有一天会成行。可谁也没想到,这个看似简单的约定,竟在柴米油盐匆匆岁月里,一搁就是二十多年。

后来他的班级组织毕业十周年聚会,地点就在合肥,还说可以带家属。我心动了一下,一时不知如何回应。我明白他并非真心想去,只是想圆我一个心愿。可我也清楚,时隔多年,他对合肥早已陌生。我们都不是擅长规划行程的人,这一趟,大概率会平淡收场。犹豫之后,我还是摇了摇头。但这次之后,我再也无法用“你从不带我去合肥”这样的话来揶揄他了。

今年十一假期,上大学的儿子难得回来,受同学邀请要去合肥。问他怎么去,他说,要么绕道南京,要么从全椒站出发。后来我开车送他到全椒高铁站,在候车大厅半开玩笑地说:“要不我跟你一块去?”儿子略显为难,说这次可能不方便,承诺下次专程带我去。我自然是逗他的,但我相信他的承诺。去年暑假,他

也成了调侃自我的一个梗,更成了数落老公说话不算数的“有力证据”。或许是被我念叨多了,一个平常的周末,向来不爱出门的他竟主动提议:“这周去合肥转转吧。”我愣了一下,一时不知如何回应。我明白他并非真心想去,只是想圆我一个心愿。可我也清楚,时隔多年,他对合肥早已陌生。我们都不是擅长规划行程的人,这一趟,大概率会平淡收场。犹豫之后,我还是摇了摇头。但这次之后,我再也无法用“你从不带我去合肥”这样的话来揶揄他了。

“没去过合肥”渐渐成了我的一个执念,

就用做家教挣的钱带我去去了趟上海,那也是我第一次去上海。

时光推着我们前行,也推着角色悄然转换。曾经是我们牵着孩子去看世界,如今孩子已经能领着我们去看他们眼中的风景。

听说我们这里即将开通直达合肥的高铁,这真是个好消息。我暗自决定:通车之日,一定要第一时间踏上列车,哪怕一个人,也要前往那座三十年没有成行的城市。因为对我来说,“去合肥”早已不只是去一个地方,而是去完成一场与自己的约定,是对过去所有“未完成”的温柔补偿,也是为那些被推迟太久的愿望画上一个句号。

我知道,即便去了,或许也不会有什么惊人的收获。可有些路,本就不是为了收获而走的。只是为了在抵达之后,轻轻对自己说一句:我终于来了。然后,放下执念,继续往前走。

## ●烟火清欢●

## 上雪山

□乔志兵



云涌雪峰 翁桂涛/摄

择一个雪霁初晴的日子,我怀揣着对雪山的向往,以及一份真挚的情感,走在通往山间的小径上,探寻着山中的风景。

不像城市里的风,山风里有新鲜的香气、鸟语的歌唱。这里的风,带着松针的清香,凛冽而又纯粹,冰雪的寒意,直往人的衣领里钻。山风时而呼啸,如万马奔腾,卷起地上的雪花,形成小小的雪旋风;时而低吟,和我说着耳语,发出细微的“叮咚”声。我裹紧了身上的棉衣,却并不觉得寒冷,反而感到一种久违的清醒与畅快。这风,吹散积郁在心头的阴霾,让人神清气爽。

几户人家,炊烟袅袅,在清冷的空气中,画出几道柔和的曲线。我踏上那条蜿蜒向上的小径,尘世便被远远地抛在了身后。脚下的路,积雪半掩着泥土与枯枝。每一步踏下,是雪天的乐章,清脆,又带着一丝孤寂。越往上走,人迹越少。无边的寂静,只有自己的呼吸声、心跳声清晰可闻。在这浩瀚的雪山里,一切显得如此渺小而微不足道。我开始学着放慢脚步,去聆听山的声音,去感受雪的呼吸。

路旁的树木,依旧苍翠挺拔,透着一股不屈的劲儿。那些光秃秃的枝丫上,也挂满了沉

甸甸的雪团。偶尔有鸟儿扑棱着翅膀飞过,惊落一树“碎玉”,簌簌地落在我肩头。我伸出手,接住几片飘落的雪花,看它们在掌心迅速融化,变成一汪晶莹的水,这短暂的存在,却留下了永恒的美丽。

我终于登顶,极目远眺,群山连绵,银装素裹,天地间一片苍茫。阳光穿透云层,洒在雪地上,反射出耀眼的光芒,让人几乎睁不开眼。那一刻,是震撼,是敬畏,还是某种久违的宁静与开阔?或许都有。我找了一块被风清扫的岩石坐下,静静地望着远方。山风依旧,

几只不知名的鸟儿,在不远处的雪地上跳跃觅食,留下一串串细碎的爪印。

下山的路比上山轻松许多。雪山,包容着一切,也见证着一切。这些足迹,会被新的雪花填平,仿佛从未有人来过。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?重要的是我来过,我体验过,我感悟过。

迎着冬雪上山,风牵着我的手,一路向上,风带我看尽山的雄伟。它让我在寂静里,听见了内心的声音,在纯净中涤荡世俗的尘埃。当我被风带回到山脚,回到那熟悉的马路、拥挤的街道。山风和我惜别,我留不住山风,它也从未来过。

## ●经纬行吟●

清晨,一朵朵洁白轻盈的雪花乘着呼啸的西北风,在灰蒙蒙的天空肆意飞舞。拂去窗户上的雾气,屋檐下悬挂着一排晶莹剔透的冰凌,像一把把冰锥直刺眼帘。

出门前,妈妈一边给我裹紧围巾一边嘱咐道:“地上路滑,从浅的雪地上走,别摔着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我背起书包小心翼翼地向学校走去,脚下发出“咔嚓咔嚓”的踏雪声。

“铛铛铛”,清脆、响亮的放学铃声穿透雪幕,回荡在校园上空。我们像一群快乐的小鸟叽叽喳喳地“飞”出教室,顶风冒雪飞回“鸟巢”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粗粮加菜帮熬出的稀粥是早晨餐桌上唯一的主食。待到放学时,腹中早已唱起“空城计”。可是家里已有半年多未见过大米和白面了。就在午饭快要吃完的时候,妈妈从锅里端出一个搪瓷碗放到我面前:“今天只能给你做一碗鱼汤,趁热喝了吧。”语音里似乎含有一丝歉意与无奈。

我透过汤面上飘浮的葱花,看到碗底躺着

## 一碗鱼汤

□岳炳钰

几条一寸多长的小鱼,心头掠过一丝惊喜:“妈,这下雪天,哪来的鱼?”“河里无鱼市上取。这句话你听说过吧?”妈妈笑着回答。“今天街上哪有卖鱼的?”妈妈却岔开话题叫我快把汤喝了。“妈,为什么给我一个人做鱼汤?”妈妈笑着伸出食指轻轻点我的额头说:“傻孩子,今天是你的生日,妈知道你从小爱吃鱼,希望你一生有鱼(余)。”

“一生有鱼(余)!”九岁的我懵懵懂懂,后来才理解妈妈的良苦用心。

我看着妈妈忙碌的背影,突然发现她的右脚一拐一拐的,好像在忍着疼痛。“妈,你的脚怎么了?”我端着碗追上去问。妈妈转过身若无其事地说:“没事,出门不小心滑了一下。”

“在哪里滑的,疼吗?我帮您揉揉。”妈妈俯下身抚摸着我的头,开心地笑了:“好儿子,知道心疼妈妈了。不碍事,现在好多了。”

我怔怔地盯着妈妈因操持家务日渐消瘦的脸,心头猛然一颤,感觉手中的碗好沉好暖。两只眼睛瞬间变得模糊不清,飘在汤面上的一点一点葱花慢慢地聚拢起来,汇成了一个温暖的字……

原来,那天我上学后,妈妈就顶着寒风出了门,一步一滑地踏着冰雪,走过幽深的小巷,来到集市“鲜鱼巷口”。无奈天寒地冻,集市上空无一人。在寒风中等待许久,也未见渔夫的身影,她只能失望地往回走。走着走着,无意间看见西涧河边渔夫的草屋,眼睛一亮,心中

立刻燃起一丝希望,便加快了脚步。一不留神,脚底一滑,“扑通”一声重重地摔在雪地上。

妈妈忍着脚疼,双手撑住地面站起来,踉踉跄跄地挪到渔夫家。渔夫正在家里补渔网。妈妈问渔夫:“家里有鱼吗?”渔夫指了指天空:“你看这鬼天气,哪能打鱼?”“一条鱼都没有了?”妈妈不甘心。“雪下了两三天,鱼都卖光了。”渔夫接着说,“这样吧,等天放晴了,我就下河,把冰块砸了,让鱼鹰下去抓,给你留着。”“我今天就要!”渔夫不解:“不就过两天吗?”“可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!”渔夫被妈妈的话打动,“你大老远过来真不容易,如果不嫌弃的话,就把投喂鱼鹰的小猫鱼给你几条吧。”渔夫从鱼篓里找了几条一寸多长的小鱼,“这几条算是大一点的,也能凑合着烧碗鱼汤。”

几十年过去了,日子越来越好,隔三岔五进餐馆喝碗鱼汤已是常事。但是唯有妈妈做的鱼汤盛满了爱,能温暖我的心,令我回味无穷。

## ●诗韵潮声●

## 明湖三咏

□吴传训

## 凤雕

金翎振露立汀湾,不共凡禽倚碧山。  
一唳惊开天畔雾,千秋犹带大明颜。

## 开天首郡牌楼

雄楼矗日瞰清湾,千载风云落此间。  
莫道江南王气尽,一城明月照河山。

## 天元号宝船

横空巨舰枕寒漪,桅杪高擎汉节旗。  
多少大明帆影路,载来云水一囊诗。

## 诗二首

□闵济林

## 鸡鸣寺访古

山道风牵碧树愁,霜晴策杖兴偏悠。  
残碑已蚀前朝事,老树空摇古寺秋。  
影落寒鸦虽怅惘,香浮野菊且淹留。  
尘心抛却云深处,醉倚斜阳欲放舟。

## 江边闲吟

独倚危栏意自悠,长江欲饮向东流。  
沙平露浥天如水,野阔星垂月似钩。  
何处香萦三径菊,谁家轻拂一庭秋。  
人间烦恼皆抛却,心与清辉共泛舟。

## 词二首

□宋建稳

## 满江红·千千雪

天地飞花,千千雪,周天银碎。抬望眼,古楼半隐,还如故地。玉挂琼枝童话里,浑天一色何曾识?独踟蹰,静寂漫闲庭,听风急。

忆往日,情如织。寻旧梦,心犹激。想彼时片刻,几多欣喜。过隙匆匆无以对,情云不敢安相倚。梦牵牵,念我几番痴,安无意?

## 临江仙·心月

无意识得春已深,千花笑看新晴。  
无边风物满金陵。芳华随碧水,逐浪向沧瀛。

人在乾坤一粒粟,山川几度春明。  
紫兰闲处觅青蘋。归来云外路,心与月同清。

## 新年随感

□魏玉军

昨夜的雪  
留下斑驳的白  
躲在枝桠的鸟鸣  
冷清了沉默的天空

朋友圈里的热闻  
带着刺痛的热情  
在阳光下翩翩  
又在阳光下融化

低头赶路的人  
两手空空  
用自由  
换取柴米盐油

而我们  
正认真地变老  
当年并肩走过的足迹  
就是青春最温暖的注脚

